

年代为清光绪年间。“走西口”是指清朝中后期，长城（明）内侧的晋陕汉族百姓越过长城，到内蒙古中西部地区谋生的移民浪潮。

长城内外自古以来就是多民族融合的区域。历史上，匈奴、鲜卑、敕勒、突厥、党项、蒙古等北方民族和中原汉族共同开发了这里。在历史的长河中，这些民族彼此交往交流交融，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局面。如汉魏时期的南匈奴、拓跋鲜卑主动内迁，后与北方汉族融为一体。北魏统治者沿长城设立六个军镇，北魏六镇像个民族的大熔炉将驻守在这里的匈奴、鲜卑、敕勒、羯、氐等多个民族融合在一起。而长城内外的文化形态也一如民族形态，多元共生，彼此交流借鉴。诞生在阴山脚下的《敕勒歌》，原创为敕勒语，中间经过斛律金译为鲜卑语，而收入内地史籍时已是汉文长短句的模样了。有学者指出，陕北“信天游”民歌高亢明亮，应是南匈奴定居在陕北高原的沟洼梁峁后遗留下来的山野旋律。

明朝隆庆年间，土默特部领主阿勒坦汗与明廷达成和议，长城内外的交流变得更加频繁。据史料记载，这一时期有十余万汉族流民以“板升”的形式长期居住在丰州滩（呼和浩特平原），他们将农业生产带到这里，初步改变了土默特蒙古族以乳肉为主的单一饮食。阿勒坦汗晚年

皈依藏传佛教，并修建了灵觉寺（美岱召），该寺泰和门的石匾上，赫然刻着两个汉族工匠的名字。这些例证有力地说明了这一时期长城内外各民族的生产生活方式有了深入地交流。

清朝兴起的“走西口”更是将长城内外延续了几千年的民族交流，推向了前所未有的深度与广度。走西口持续时间之长，涉及地域之广，移民数量之多，各民族语言、服饰、饮食、艺术等方面的交流之深，都是前所未有的。在这个过程中，许许多多的民族特性经历了“你的，我的，最后变成大家的”模式，二人台艺术只是其中之一。因此我们在看待二人台是如何诞生这一学术课题时，应该将眼界放得更长、更宽，将其置身于几千年来长城内外民族交流的大历史中去考究。二人台这朵绚丽多姿的浪花，实实在在是长城内外民族大交流的浪潮最为澎湃时所激扬起来的。

如果我们这样去解释和看待她，就可以理解当年学者们为“二人台艺术之乡”究竟是长城内侧的河曲、阳高，还是长城外侧的土默特右旗而发生的争执——长城内外的民族从没有过分离，长城内外的文化从没有过分裂，大家所争论的其实是哪里的人们更加热爱这一门艺术。同时，我们也会明白为什么每届二人台艺术节都要有晋蒙陕冀的代表参加，因为是分